



在一个江湖渐远的时代，纪念金庸

金庸笔下的江湖和侠义，从未远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名写在路边的道旗上，随风招展。郭靖、杨过、红花会群雄的人物漫画夹道相迎，广场上回响着83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3月，时值金庸先生100周年诞辰，走进他的故乡浙江省嘉兴市，许多地方都能沉浸式地感受到金庸先生的武侠江湖世界。在一个江湖渐远的时代，纪念金庸先生的热潮翻涌。

山河无人 江湖依旧在

在海宁袁花镇，金庸故居提升改造后对外免费开放。“赤子心 家乡情”的展览，展示了许多珍贵的金庸手稿、照片、图书报刊、书画作品。嘉兴市围绕金庸推出一系列文化举措：发布《书剑恩仇录》故乡版、金庸浙江地图《金庸江湖28景·浙里图鉴》，甚至用最新的AI视频技术创作了短视频《金庸笔下的嘉兴》。

在嘉兴子城，金庸江湖主题市集吸引了众多游客。郭靖、黄蓉、韦小宝、虚竹等众多金庸笔下的人物NPC游走在市集里。活泼的“老顽童”周伯通，走到哪里都被观众团团围住；市集一角，《射雕英雄传》里的穆念慈正在比武招亲。入夜，精彩的金庸江湖主题灯光秀在子城城墙上演。

除了近期举办的一系列学术交流会和分享会，嘉兴还将陆续举办武术主题的子城论剑活动、文化沙龙、戏剧、电影展。纪录片《查良镛·大侠金庸》也将发布。

纪念金庸的热潮，不仅在嘉兴。与金庸有关的浙江衢州、陕西等地，都举办了相关活动。纪念金庸先生的文章出现在形形色色的公众号甚至美食号的推文里。杭州纯真年代书吧举行了两场金庸主题活动，门口设置了两块长长的留言板，被金庸写满了怀念与祝福。

纪念金庸的热潮，不仅在嘉兴。与金庸有关的浙江衢州、陕西等地，都举办了相关活动。纪念金庸先生的文章出现在形形色色的公众号甚至美食号的推文里。杭州纯真年代书吧举行了两场金庸主题活动，门口设置了两块长长的留言板，被金庸写满了怀念与祝福。

“这样的故事永远都是稀世珍宝”

35岁那年，卢敏第一次见到金庸。41岁，已经是教授的他成了金庸的关门弟子。卢敏回忆第一次见到金庸，“风度很好，思维非常敏捷，说的是南方普通话，对待青年非常和蔼，回答问题恰到好处”。

2003年，卢敏随金庸先生参加“华山论剑”。金庸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前往华山，希望这次“华山论剑”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对话，没有太多的商业广告。他吃饭、坐车、住宿都自己掏钱，主办方因此取消了活动冠名权。当谈到今天

都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看的时候会有代入感，幻想自己是江湖儿女，幻想正在闯荡江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今年是金庸100周年诞辰，距离他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已经过去了快70年。3月，金庸的故乡浙江省嘉兴市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金庸的居住地香港也将举办“侠之大者——金庸百年诞辰纪念”大型雕塑展览。

都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看的时候会有代入感，幻想自己是江湖儿女，幻想正在闯荡江湖。只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从代入主角，慢慢变成代入小人物。有一天，解读了十几年金庸小说的六神磊磊，在给出幼儿园的女儿做手工，忽然就想起了乔峰的父亲乔三槐，给小时候的乔峰削木头小老虎，“觉得自己好像乔三槐”；又想起了包不同，有一个小眼睛大耳朵的女儿，“我的女儿眼睛也小”……

“意识到自己不是主角，面对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六神磊磊说。

70年前的小说还在翻拍影视剧

1955年，金庸创作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连载，前一年，梁羽生推出了处女作《龙虎斗京华》，新派武侠小说由此诞生。而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其实来源于一场真实的比武。

1954年，两个武术派别——太极派、白鹤派，发生了谁家武术更厉害的争执，从报纸笔仗发展到线下擂台，两派掌门决定比武定高下。比武事件引发轰动，双方最终以平手告终，围观群众意见未定，引发了探讨武侠的社会热潮。报纸看到商机，办起了武侠专栏，一时洛阳纸贵。

与“旧派”相比，新派武侠小说不单单写个人的江湖恩怨，还融入历史大背景，对人物的刻画更加立体丰满，有了更多关于人生价值、家国情怀的思考。金庸借郭靖之口说的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久前的情人节，六神磊磊发表了一篇关于爱情的文章，“金庸+爱情”，马上阅读“10万+”，爱情



▲浙江嘉兴子城，金庸笔下武侠人物出现在市集。嘉兴市宣传部供图



▲浙江嘉兴子城，游客与金庸笔下武侠人物合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摄

之侠时，金庸先生说自己不是侠，“侠要牺牲自己利益，主张公道正义，打抱不平，就算倾家荡产，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说自己做不到，但他坦然承认自己有所愧，性格刚硬，要是被别人压迫，则绝对不会屈服。

导演张纪中，1999年以“一元版权”便获得了《笑傲江湖》的版权。他说：“我今天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全部都跟金庸先生以及他的作品密不可分，是他改变了我艺术生涯的方向。”

张纪中回忆，为了拍摄《射雕英雄传》，金庸几度辗转来到桃花岛。乘车、轮渡，登上桃花岛。他刚到，请求合照、签名、题字的书迷也蜂拥而至，他不厌其烦，一一满足。金庸躬身实践，告诉后辈何为谦，何为功成而不居，他是真正真正把观众和书迷放在心里。

张纪中过去，对于《笑傲江湖》的影视化改编，与金庸有过一段纷争，对于男女主角的出场顺序，双方各执己见，有了不可开交的气势，最终由查太太给他们想了火。金庸先生沉默一会儿，恢复了往日的平和，决定尊重张纪中影视创作的专业性。“君子而不同，这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大侠风范。”张纪中而。

“金庸是我们这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武侠小说作家，他是一辈子来会讲故事的人。”中国武侠小说学会副会长、金庸小说研究专家陈墨说。“故事有如恒河沙数，但好故事凤毛麟角。从《奥德赛》到《一千零一夜》，到《哈姆莱特》到《红楼梦》，到金庸的小说，这样的故事永远是稀世珍宝。”

几年前，有人找陈墨，请他在给金庸推荐诺贝尔奖入围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还要他写推荐语。陈墨拒绝了。因为金庸小说在报纸连载，它的单行本虽然经过多次修订，仍然有很多漏洞、缺陷和错误。对诺贝尔奖的质量而言，精细度不够评奖。第二个理由是因为金庸写的这样的武侠小说，中国文化当中很多概念是很难用西方文字来翻译的，

比如“亢龙有悔”，就是翻译了也不能得到理解、共鸣和遐想。第三个原因，是还没有一套完整的金庸小说西方文字的译本，只有零星的译本。

现在的年轻人还读金庸吗

“莫笑少年江湖梦，谁不年少梦江湖。”浪漫的金庸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在每个少年的心中勾勒出一个斑驳陆离、异彩纷呈的“江湖”。许多70后、80后都是读着金庸小说长大的。在学校楼梯的转角，在深夜的被窝里，甚至在课堂上偷偷阅读金庸小说，是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回忆。但是90后、00后中，很少有人读金庸，他们从游戏中了解一些金庸笔下的武侠人物。一位出版界人士分析，现在全国每年销售的金庸全集约5万套，各种金庸小说约10万本。虽然是畅销书，但在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看金庸。对于许多00后来说，他们不读金庸，但爱看仙侠小说。各种阅读网站的排名证明了这个事实。

虽然有仙侠小说作家表示，自己写作的起源，是受到金庸小说的影响。但在这个短视频、AI盛行的年代，年轻人还需要读金庸吗，读金庸还有意义吗？嘉兴市作家协会主席杨自强，从20岁就读金庸，如今已经60岁。他收藏了许多不同版本的金庸书籍，“常常读新。正直的人有时候会走投无路，只有经历了生活的毒打、挫折，才会对金庸小说有更深刻的理解。”

“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金庸小说和鲁迅的作品类似，通过文学的‘壳’，其实无所不包。”杨自强非常希望年轻一代读金庸，不仅可以学习写作，更可以从金庸小说中学习中国文化。他举例说，金庸小说中，《天龙八部》里，南院大王造反的情节，在辽史、金史中确有记载，而“天龙八部”这个词，本身就来源于佛教名词；《书剑恩仇录》里陈家洛学武功的部分，与《庄子》有关系。金庸先生6次回到嘉兴，并回到曾就读过的



嘉兴一中，自称“大师兄”。如今的嘉兴一中，出了一位颇有名气的金庸“小师弟”许青扬。现在读高二的许青扬，早已读完金庸全部小说。寒假里，他又开始重读《笑傲江湖》。对于令狐冲失意时大喊“我是令狐冲，快来杀我”的呐喊，他觉得“非常有少年性”。在令狐冲武功被废时，他看到了面对困境不低头的。因为读金庸，同学们觉得许青扬在说话时都带着白话文那文绉绉的味道。

他是成绩年级第一的“学霸”，担任学校文学社社长，在许多诗词、物理、体育比赛中都拿了奖。虽然未来要读理科，但许青扬对金庸的热爱丝毫未减。许青扬很喜欢《孔雀东南飞》，打算改写成一个武侠故事。说到高兴时，他双手握拳举起，“我在释放自己的灵魂”。

古代所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中国武侠小说学会会长刘国辉在金庸作品中，看到许多涉及故乡、涉及少年金庸成长的痕迹。《书剑恩仇录》以海宁的陈阿珂为故事的重要起源。《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里写解州楼，写烟雨楼，金庸是有意把一些武侠中的约会安排到嘉兴。金庸迁居香港，一度因为时代的原因回不来故乡，他对故乡的怀念，许多都留在作品里。

刘国辉说：“我们可以结合时代流行的题材元素比如游戏、短视频，让更多的年轻人接触到金庸小说中反映的文化和侠义精神。”他注意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穿汉服，那就可以设计金庸小说中那些侠客们的服装，让年轻人由此了解到侠义思想是有助于人提升自己、乐于助人的人的境界。

陈墨感慨，孩子往往不听家长的话，但愿意听同龄人的。“要相信年轻人自己有能力去选择、去创造。唯有年轻人自己去金庸的作品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点，去找寻历史、去传播，才会在年轻人中形成共鸣。”



扫一扫 看视频

金庸百年，今天的你还看武侠吗

是武侠小说的重要命题，而金庸在大几十年前写过的爱情，却丝毫没有过时、陈腐的气息，反而历久弥新。

六神磊磊认为，金庸笔下的爱情是具有现代性的，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比如《天龙八部》中的一个配角游坦之，与阿紫之间的爱情错位，撕裂而纠结。传统文学关注的往往是对与错的问题，只有现代文学才会用这样的角度来描写复杂而难以评判的爱情。

70年过去了，仅《书剑恩仇录》就被改编为十余部影视作品，直到2023年仍有同名网络电影。六神磊磊觉得，一是因为“招牌够亮”，二是因为“人性够深”。

“招牌是用来揽客的，得够吸睛，金庸小说的招牌，毋庸置疑是好看的武侠打斗；而要把客人留住，就需要深度。”六神磊磊说，“70年前的小说到2023年还有翻拍，说明小说反映的深度是足够的。我已经解读了十几年金庸，但还是冰山一角，我确定我还可以写很多年。”

“在当下，武侠小说最基本的要求，是写真情实感。”六神磊磊说。比如，在金庸小说中，大侠也是有穷有富，要操心财务问题，只不过后期影视剧淡化了这一点，让观众觉得好像大侠都不用挣钱，“在金庸小说中，金钱系统并没有被忽略，反而是很多情节触发的前提条件。”

在《鹿鼎记》中，阿珂的师傅没有钱给她花，韦小宝追阿珂的时候就给她买很贵的零食玫瑰露酒糖；《天龙八部》中有一个小人物游保仁，被蓬莱派派到死敌青城派做卧底，商贾家庭背景的他，逢年过节从不忘了孝敬师父、打点师门上上下下，出手大方，于是逐渐得到了掌门和同门信任；《笑傲江湖》中，贫富差距十分明显，魔教给令狐冲的恒山派送礼，一送就是良田三千亩，而华山派去福建出差还缺路费。

“取代武侠小说的东西，除了更爽的网络小说，还包括游戏、影视剧、真人秀……”六神磊磊说，还出现了更多定制化的“爽”的形式，比如“男频”“女频”。那武侠还能有自己的位置吗？六神磊磊觉得，有。

他先举了一个反例：“我每年都能收到各种渠



视觉中国供图

道来的武侠小说新作，但绝大部分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写的不是真实的情感，而是矫情的，矫情的美好。主人公都是剑眉星目、白衣飘飘，很美，但没有生命力。”

“有一次，六神磊磊和妹妹一起出差，妹妹名叫‘×蓉’，酒店前台问，‘是黄蓉的蓉吗’，妹妹答‘是’。我妹妹不看金庸小说，酒店小哥也不一定看，但是金庸小说人物‘黄蓉’就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一个字，已经成为我们固有的文化记忆。”

六神磊磊觉得，一个民族有两种记忆，一种是历史记忆，另一种是文化记忆，历史是真实世界的，文化是精神世界的，“精神世界要到一定的审美高度，才能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记忆”。而能有力书写文化记忆的人，六神磊磊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超级程序员”。

文化记忆并不一定与现实一致，而是经过了“超级程序员”的加工。比如《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在历史上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少林寺以武术闻名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更不用说桃花岛上从来没有过一个黄岛主……

“金庸就是一个‘超级程序员’，自从他创作了那些武侠小说，我们的文化记忆就永远增添了一方水土——侠义世界，而且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六神磊磊觉得，这是金庸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金庸武侠人物可以成为“代名词”，对金庸武

阅读观

今天的年轻人不再默认传统的价值观——读书、工作、结婚、生子，按部就班走完自己的一生。他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人生、工作以及爱情——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 张乔木

最近，有一句话很流行——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我们曾经以为，世界是一台精密的机器，它高效、复杂、严丝合缝，运行有序。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世界可能并非井然有序，它可能是一个偶然的、随机的、拼凑的草台班子。

这种观念的背后，意味着一场全面的祛魅正在发生。曾经那些高耸的意义之塔，神圣庄严的庙堂，云端之上的高深，都要面对全新的价值重估。年轻人开始思考人生，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他们不再默认传统的价值观——读书、工作、结婚、生子，按部就班走完自己的一生。他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人生、工作以及爱情——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为什么工作总让我快乐？孤独的人生如何破解？如何面对还没有到来就已失去的爱情？买房买车追求名牌的价值是什么？

这种反思，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声音。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代性的问题。我们用改革开放40年走完了西方200年的现代化过程。这种巨大的转型带来了新的价值观，也潜伏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独有的，而是现代性思潮在西方发展了200多年后带来的普遍性问题。

如何审视这些问题呢？读西方思想史是一个视角。2021年，我开始做自媒体“思想史万有引力”，并在此内容基础上出版了《不正经西方思想史》。这是一本以现代视角解读西方思想史的通识书，易读，易懂，有趣。

我用解构的方式重新审视思想史上那些重要的瞬间，以现代思维赋予了那些重要的内容。比如，我们以牛顿和莱布尼茨这种大神级的论战，充斥着天书般的学术之争，实际上他们主要靠“买水军”“泼脏水”，甚至用“小号”互喷；我们以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多年心血的集结，其实不过是心血来潮的投稿；我们认为伟大的黑格尔宏大的形而上学是对人类命运的深思，其实很大原因是为了讨好普鲁士帝国；我们以但丁的《神曲》是一部人类精神对神权反抗的颂歌，但它也可能是因为爱情……

当用全新的角度解读思想史时，趣味性就诞生了。读者发现，世界的运行规则可能和自己曾经想的不一样，世界真的像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充满了偶然性、随机性和荒诞性。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不靠谱的草台班子所建构的世界，为什么却异常有韧性，异常有生命力呢？其中肯定隐含某种规律——某种内在的、强大的规律在推动着世界隆隆向前。

这个秘密就是西方思想史的核心——形而上。所谓形而上，就是在流变的世界寻找不变，在无意义的世界追寻意义。人性也好，正义也罢，信仰也好，智慧也罢，都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我认为，聊思想史，就要把这些观念表达出来。

为“可见世界”赋予意义，是这个时代人们最关注的话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年轻人如此重视意义，寻找意义，渴望意义。今天的年轻人如此审慎地重估价值，他们开始沉思，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当年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一筹莫展。我告诉他们，我无法为你提供意义，因为意义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一个人的意义只有自己去寻找，自己去发现。

在这本书中，我还要重新解释一种观念，那就是，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

在欧洲中世纪，修道院的修士每天躲在修道院里抬杠，他们争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争论一个连体婴儿受洗的时候到底算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争论玛利亚到底是神还是普通人……这种争论类似于我们小时候讨论的那些话题，金庸小说中谁的武功最高？李元霸的毛驴能否托起他八百斤的锤子。

如果从问题本身来看，这些争论毫无用处，但如果超越问题，这些争论却价值非凡。中世纪经院哲学各种“无聊”的争论、枯燥的研究，不但训练了知识分子的理性能力，还塑造了他们的形式逻辑。因为当争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这种问题时，他们必须论证针尖有多大、天使的脚有多大、如何排列等问题，这个思辨的过程必须用理性完成。而这种理性训练，对近代科学思维的诞生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应了那句话，意义在意义之外，有用诞生于无用。

从务虚中孕育务实，从无用中诞生有用，这就是看起来虚无缥缈的哲学价值。如果我们用现代视角探究古希腊，会发现古希腊哲学家做的事在那个时代几乎都是无用的——留基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在当时看有什么用呢？芝诺悖论、飞矢不动的论证价值何在？巴门尼德的being这个概念，就是放到现在也被认为是吃饱撑的……一个人会奇谈到什么程度才会思考“存在的问题”？但正因为这些“无用”的问题，拉开了欧洲两千年形而上学的帷幕，人们开始思考一切事物背后的规律和本质，从根本上孕育了西方科学和道德。

所以，思想和哲学绝不是无意义的，而是充满了时代精神。任何一种哲学思潮，都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诞生的。比如，柏拉图思想是为了解决古希腊的民粹问题；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是在希腊消亡后，为了人们内心的退避找到一个安乐园；教父哲学、经院哲学是为了解决北方蛮族在罗马沦陷后没文化、没信仰的病，它要肩负起文明的赓续；近代笛卡尔、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是对千年中世纪的一次全面反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治愈工业革命后失地农民走进城市成为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以及解决这种社会矛盾；而近代的解构主义、虚无主义，则随着信仰大退潮而涌现……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有自身的使命，每种使命都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它要治愈这个时代的“病”。

因此，对今天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问题意义重大。当我们面对现代性的诸多危机——劳动的异化、个体主义的崛起、乡愁的发生、AI崛起带来的恐惧以及意义消散所引发的精神家园的分崩离析……我们只有回到人类思想的源头，重新审视思想的发生过程，才能为现实带来更多的启示。

（张乔木，哲学专业，历任记者、广告人、自媒体人。在《特区文学》《十月》等杂志发表多篇中篇小说，哲学思想类自媒体“思想史万有引力”作者）

年轻人为什么还要读西方思想史